



## 赏楝

李开琥

清晨，校园漫步，清香阵阵。循着馨香，来到主教楼南面靠西的嘉木丛中，一株高大的楝树矗立眼前。楝花烂漫的时节，它脚下的麦冬草上铺满一层紫雪，再细看地面上还有一颗颗金黄色的果实，弯下腰拾起几颗带梗的，如桂圆般大小，是楝实，我知道氤氲在空中的果香确是来自这株楝树了。

仰望楝树翡翠般的冠，羽状的楝叶，翠绿飘逸；烂漫的紫花，香雪飘零。正如杨万里的诗，“只怪南风吹紫雪，不知屋角楝花飞。”满树粉紫细碎的楝花，恰如那青春少女娇羞脸庞上的绯。又是，满目紫玉千般俏，一树楝花百步香。楝花实在太美，淡紫色花朵从叶腋处发出，一蓓数朵，居于中间的是紫色圆柱形的花芯。这氤氲在朝气中的花香，就是源自这花芯上的花药。这高贵的宫紫和翠绿的羽叶，让我想起东汉崔弼的诗“鸾鸟高翔时来仪”。极目眺望，那翠绿的楝叶，宫紫的花蕊，雪白的花絮，随风荡漾。恰似神鸟，舒展花翎，翩跹曼舞，岂不就是“鸾鸟来仪”凤凰来朝？

楝叶也很美。谷雨过后，南风送暖，绿叶新生。小叶对生披针形，顶叶略大如尾翼。由于楝叶能清热解毒，所以很早就有用楝叶包粽子的传说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蛟龙畏楝，故端午以楝叶包粽，投江中祭屈原。”相传，人们纪念屈原，做竹筒来投掷河中。话说东汉某年，有人夜梦屈原，说你投入江中的那些东西的确很好，不过都被水中的蛟龙

吃了。你要是再做，就用楝叶，封住竹筒口，这样蛟龙忌惮楝叶之苦，我就能享用一点点了。传说很凄美，但在端午节，人们用捆了楝叶的粽子投入江中，纪念屈子确有其事。而今，楝花已罢，粽叶飘香。端午又至，寄思屈平。

校园里，嘉木繁多。文东楼南边丛林也有两株楝树，比主教楼前的小很多，但在这晚春时节也是玉树琼花，淡紫如烟。说到“如烟”，我又想起温飞卿《苦楝花》的后两联“暧暧迷青琐，氤氲向画图。只应春惜别，留与博山炉”。是啊，朝霞弥蒙着楝花，花与叶的斑驳阴影掩映着雕花窗格，那种淡淡的楝花香气如烟，慢慢地飘进室内，熏染着浸润着墙壁上的仙图。

每到严冬，楝叶落尽，楝树的枝头上挂满金黄色的果实，恰如金铃高悬。是故，楝实又叫金铃子，味苦，是一味不错的中药，据考自东汉已经入药。《庄子秋水》里有云，凤凰“非梧桐不栖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，其中的“练实”就是这楝树的果实。很巧的是，校园里不仅有楝树、梧桐，还有眼镜湖和鹅池两眼醴泉。可惜了，没有凤凰。



庐江矾矿获新生 王丽华/摄影

## 路 叶必春

磨盘山深处，张连长和炊事班长小王看着滂沱大雨直往下倒，远处的小桥被山洪冲垮了，急得满头大汗的王班长自言自语说：“看来今天提前到达的战友是要饿肚子了！”张连长耳边还回响着营长电话里怒吼的声音：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提前到达的外训官兵吃饱肚子！”已经向军粮供应站打过求援电话的张连长期盼着奇迹出现，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远远看见两个黑点在朝着营房驻地移动。

直到了门口，才看清是两个扛着米袋子、满身泥泞的人，当脱下雨衣，露出一头湿漉漉的头发，清脆的声音带着疲惫却充满欣慰：“战友们，我说过请你们放心，就是‘下锥子’，我们也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！”张连长惊讶得合不拢嘴，感动不已地说：“没有你们的后勤保障，我们的作战训练是无法完成的！”

这一幕曾经上演在滁州市双拥晚会上，演的是付恩丽和她的同事送军粮的真实故事。晚会现场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的鲜红锦旗交到付恩丽手上的时候，换来红了眼眶的官兵们雷鸣般掌声。可大家不知道那天军粮送过后的故事。

付恩丽她俩将军粮送到之后，摸索着走过的泥泞山路，回到大柳供应点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。她看见从供应点门前迎面走来两个人，近前看，是儿子小超和丈夫老胡。看着瑟瑟发抖的小超，付恩丽关切地问：“小超，你怎么不回家啊？”“妈妈，你不回来，我害怕！”尚在小学的儿子一脸惊恐。

刚刚还那么坚强甚至有些喜悦的付恩丽泪水夺眶而出，哽咽地说：“儿子不怕，我们回家！”回到家中，丈夫默不作声地端出热腾腾的饭菜，心疼地看着付恩丽来不及咀嚼地吞咽着，小超在旁边忍不住问妈妈这一路来的风雨和泥泞。

“妈妈，桥被冲垮了，路被水淹了，你怎么能认识那条路的啊？”

“小超，只要你记在心里，就会记得那条路！”

刚刚工作就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大柳野外驻训军粮保障供应点，付恩丽正值桃李年华，当满身疲惫地回到家中，借着父亲怜惜的眼神，付恩丽鼓起勇气地说：“爸爸，这个工作太苦太脏，这条路太难走了，我不想干了！”

此时还是小学校长的父亲沉思一会。

“阿丽啊！山里的战士是不是每天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还要没日没夜地辛苦训练啊？可你只是在送军粮的时候，才走这样的路；你能走上送军粮的路，为子弟兵做点服务，你应该感到自豪；你要走好这条拥军之路，成为我们全家的骄傲！”

付恩丽点点头。这一干，就是二十多年；这一点头，就是二十多年前在党旗下许下的坚定承诺。转瞬之间，儿子小超迎来美丽的新娘雪莲，一直对婆婆的工作充满好奇和新鲜，就唠叨着：“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送回军粮？”付恩丽每次都是敷衍地笑笑。一天临晚的时候，驻扎在三界训练基地的临时驻训部队打来电话，说是急需200多袋米面，要求当天晚上必须送达。付恩丽二话不说，立即喊来货车司机单师傅，将库里50斤一袋的军供专用米面急急扛上车子。恰巧雪莲来接婆婆下班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就坚决要一起送军粮，付恩丽不敢耽搁，拉上雪莲，车子就向着40公里之外的部队营地疾驰而去。

坦克走过的路充满着坑洼和泥土，上下颠簸让大家都不愿说话，路旁的陡坡让人紧张得有些窒息，驾驶员单师傅紧握方向盘，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，付恩丽在一旁小声地提醒和指认道路。由于腰椎滑脱症手术不久，经不住颠簸的付恩丽半道上换了个姿势，将双膝跪在座位上，两手紧紧抓住头顶上的扶手，让腰部处于悬空状态。当雪莲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禁不住失声痛哭，“妈妈，您太辛苦了！”

回到家中，雪莲断断续续委屈地述说当晚的“难忘之旅”，还不忘问：“妈妈，天那么黑，你怎么能认识那条路？”

“雪莲，只要你记在心里，就会记得那条路！”

## 又闻粽叶香 张永睿

又闻粽叶飘香，看着那一串一串的粽子，串起了温暖的儿时记忆。“莫问腕头缠百索，且将粽子吃沙糖。”那是黄梅时节，各种树木在细雨的滋养下，茁壮生长。在那青草池塘中不仅有蛙声不绝，更有大片大片的芦苇叶，翠绿欲滴，随风摇曳，波澜起伏。

每年春末夏初之际，我和奶奶撑一只小船，在芦苇中穿梭。无论走到哪，四周总环绕着一片绿色。奶奶伸出一只胳膊，轻轻往回一揽，便是一大把芦苇叶到了怀里来，另一只手向上扬起镰刀，再一挥，一抽，叶子就纷纷落到船里。我将这些叶子一张张捋顺、展平，整整齐齐地码好。直到被割下的叶子快要把我挤下船，奶奶才收工。回到家中，奶奶坐在屋檐下，进一步精心挑选着采来的芦苇叶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奶奶就开始忙活了。她先在大铁锅里倒入一桶水，然后在土灶里点柴生火。再把昨天选出的芦苇叶放入水中，慢慢地煮。

“奶奶，为什么要煮叶子？又不是要吃粽叶。”“煮一下，叶子就变软了，不然太硬了，容易折断。”原来到这个时候，芦苇叶才真正地变成了粽叶。

“咕嘟、咕嘟”锅中的水烧开了，奶奶赶忙将粽叶捞出来，晾在一根竹竿上，风干、冷却。再一摸粽叶，果然柔顺多了。现在才开始包粽子。奶奶先取三片叶子放在掌心，手指一弯，另一只手帮衬着理一理粽子的边边角角，就成了一个圆锥。此时加入糯米，大概没过圆锥的一半时，再加入一两个红枣以及少许花生，然后继续添加糯米，直到填满圆锥。之后用粽叶多出来的部分盖上，最后用线把它裹紧，就成了一个精致的粽子。我也试着包粽子，可是不但没成功，还把米撒了一

地。真搞不懂为什么奶奶的手轻松自如地在粽叶间穿梭几下就包好了，那样的“潇洒”。

开始煮粽子了！刚下锅不久，那来自粽叶特有的清香夹杂着糯米诱人的醇香，调皮地从锅沿的缝隙中钻了出来，又飞入我的鼻子，然后氤氲了整个村庄。我的口水早已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煮了近两个小时，粽子出锅了。奶奶剩下粽叶，用筷子插上递给我。白玉般的糯米中包含玛瑙似的红枣。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咬一口，却烫得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。即使如此，我依然努力地咽了下去。唇齿之间似乎还留有余香。那是人间最真实、最原始、最幸福的味道。

还清晰记得，每年端午时节，奶奶总是将包好的粽子用绳子串起来，挂在家里。那一串串小巧玲珑的粽子，颇具美感。既有装饰作用，又方便取食。有时家中来了客人，临走前奶奶也会送上一串。当然，我也是奶奶常回老家看看她的“客人”，每次返城带走的不仅是一串粽子，更是浓浓的亲情、家乡的味道和奶奶的慈爱。

如今，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学求学，今年的端午节是不能回来探望奶奶了。站在寝室阳台上，看着那一轮明月悬挂在秦岭的夜空，分外皎洁，引入遐思。霎时，我仿佛回到老家，站在泛黄的灶台前，奶奶端着热气腾腾的粽子对我说，“小睿，趁热吃吧！”恍惚间，又来到村后的池塘，欣赏满塘绿色。